

New York

童峥 ©著

生死纽约

Life and Death in New York

昆仑出版社

生死纽约

童 峥◎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纽约/童峥著.—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ISBN 7-80040-773-X

I.生... II.童...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0403 号

书 名:生死纽约

作 者:童 峥

责任编辑:余天宝

装帧设计:肖 晓

责任校对:马 涛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A5

字 数:235 千字

印 张:9.625

印 数:1-5000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773-X/1·562

定 价:1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生死纽约

SHENG SINIUYUE

1

黑暗中，日月和妮妮均匀粗重的鼾声错落有致地回荡在拥挤凌乱的狭小卧室里。卧室地板中央是一张已经磨得千疮百孔的破床垫，一条半旧的毛毯被甩到床下。日月的一只胳膊放在妮妮的脖子下边，另一只胳膊搭在她的胸前，一条腿弯曲着压在她光滑的小腹上。妮妮半侧着上身，背对着日月，长长的头发散乱地盖在她的面颊上。妮妮两手一只紧握着日月放在她脖子下的这只手，一只放在他的膝盖上。一缕晨曦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在这一对紧拥而眠的人儿身上，妮妮仿佛被身体里一股正在膨胀的力量唤醒，一边蠕动着又一边喃喃地在日月身上上下摸索。

日月在妮妮的撩拨中醒来，睡眼惺忪地抚摩亲吻着她，继而把妮妮紧紧地压在身下。伴随着两人欢快的呻吟，破旧的床垫开始猛烈地“吱呀”乱响。

激情过后，已经天光大亮。

日月在卫生间“稀里哗啦”地冲淋浴，已经洗完澡的妮妮身披一件浴袍，用条毛巾包裹着头，慢条斯理地整理床铺和房间。这间小小的不足十五平方米的卧室位于一栋大房子的地下室里。整个地下室被住在楼上的房东改造成两卧一厨一卫的套间，分别出租给两家房客，日月和妮妮的这间在最里边，紧靠着厨房和卫生间。这栋大房子位于纽约市法拉盛区的华人聚积地——缅街附近，出门就是地铁

生死纽约

SHENG SINIUYUE

站、汽车站和便利店，非常方便，所以价格不薄。卧室里的陈设极简单：一个旧床垫，一个歪歪斜斜的小床头柜，一个图像模模糊糊的电视录像一体机，一套陈旧的老式音响，都是捡来的。一面墙上架着几根木头棍子，上面挂满了两人的衣服。中英文报纸、杂志、录像带、光盘扔了一地。床头柜上摆着一个落满灰尘的小闹钟，旁边扔着一套已经磨烂卷边的《基督山复仇记》，一盒万宝路，一盒绿摩尔，四五个打火机和一個用作烟灰缸的脏兮兮的茶杯。

妮妮快二十七岁了，椭圆脸，小翘嘴，大大的眼睛里总带着淡淡的哀愁；薄薄的睡袍几乎包裹不住她那洋溢着成熟女性气息的丰满性感的躯体，在东方女子身上难觅的高耸的乳房像两只小兔伴随着她收拾房间的动作上下跳动，笔直的大腿在睡袍的下摆里时隐时现。妮妮原本姓“倪”，单字名“妮”，在国内时大家叫惯了她“妮妮”。尤其到美国后，“倪”和“妮”的英文拼音一模一样，干脆她就顺水推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妮妮”。大约八九年前，妮妮还在北京的一所大学读书。这是一所规模中等，历史不过三十来年的市立综合大学，一栋灰不拉叽的教学楼，两栋同样灰不拉叽的宿舍楼和一个前半截用来开会后半截用来吃饭的礼堂，是六十年代的建筑；一栋白色的多功能图书馆楼和一栋实验楼，是近十年的建筑；还有一栋正在兴建的粉红色大楼是新女生公寓。惟一的一条狭窄的柏油马路从后墙根儿一直通到校门口，从这头到那头步行不过十来分钟。校门外就是护城河，污浊不堪的河水散发着熏天的臭气，河面上漂浮的尽是塑料袋、一次性餐具和各种垃圾。河两岸稀稀拉拉地长着几片杂草丛和几棵柳树，老远一看，就像斑秃病人的脑袋顶。即便这样，这里也是情侣们的天堂，天气好的时候，学校里一对对男女便迫不及待地逃出校门，钻进草丛中或躲到大树后去浑然忘我地及时行乐。

那时的妮妮单纯得犹如水龙头里流出的自来水一样清澈透明，爱读席慕容的《无怨的青春》和舒婷的《致橡树》，爱唱罗大佑的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还爱跳迪斯科。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当妮妮为她的十几岁生涯画上句号，翻开二十岁生涯篇章的时候，她的处女时代也伴随着初恋的失败而宣告结束。这一段令妮妮付出所有的恋情，只给她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几年前她大学毕业，说不上是在什么样的复杂心理作用下，没有到学校为她指定的单位报到上班，而是在社会上闲散了几年。到“新东方”外语培训学校补习英语，而后考过“TOEFL”和“GRE”，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大钱联系到美国的一所不知名的社区大学自费留学。

日月从浴室出来进卧室的时候，妮妮正斜倚在床头抽烟。妮妮左手枕在脑后，右手夹着一支细长的绿摩尔。她一边慢慢吐出一口烟雾，一边斜眼从头到脚打量着日月。日月是典型的北方男子，中等个儿，四方脸，浓眉大眼，宽肩厚背。此刻，他湿漉漉的头发像刺猬一样张开，下巴和两鬓刮得青亮亮的；肩膀头和小腿上还挂着水珠，一条宽大的浴巾围在腰间，胸前一丛黑压压的胸毛分外惹人注目。

“宝贝儿，还想昨儿晚上呢？我棒不棒？”日月眯着眼嘴角挂着一丝坏笑扑在妮妮身上，把头埋在妮妮胸前磨搓了一会儿，一翻身坐在旁边，就势把她揽在怀里。妮妮从烟盒儿里抽出一支万宝路递给日月，又顺手“啪”的一声用打火机为他点燃，把一本杂志放在两人中间，将烟灰缸放到杂志上。

“几点了？”日月扭头看着妮妮。

“九点半。”妮妮又扭头看看闹钟。

“是吗！抽完这支烟该走了。”日月说着狠吸了两口烟。

几分钟后，日月开着他的“丰田佳美”带着妮妮融进缅街上的滚滚车流。

缅街，之所以得名为“缅”，是因为这条街的英文名字是“MAIN”，发音和“缅”相似。它是纽约法拉盛区的主要商业街，商贾云集，各种餐馆店铺鳞次栉比。随着近几年大量新移民的涌入，缅

生死纽约

SHENG SINIUYUE

街一带已经成为继曼哈顿唐人街后的又一个华人聚积区。正是初秋季节,虽然不过是上午十点,可道路上已经人来车往,热闹非凡。

“看这片商店,好像西单王府井。”每次在缅街上经过,妮妮总是这样兴奋。

“这几家蔬菜水果店和甘家口早市上的一样。哎,停车!”日月在路边停好车,妮妮一跃而下蹿到一个小吃店里,一会儿捧着两根热腾腾、油渍渍、香喷喷的炸油条和一份《世界日报》坐进汽车,先自己在一根上咬了一大口,又把另一根送到日月的嘴边。妮妮一边吃一边翻阅报纸,在“招聘”一栏,她发现了一则招聘广告:“某著名华裔企业招聘经理助理一名……”她又像对日月又像对自己说道:“你看,要不咱也去试试,省得天天在餐馆里和那帮人混在一起。”

载着日月和妮妮的“丰田佳美”穿大街,走小巷,上高速又下高速,不一会儿在靠近长岛的一家叫“万福源”的中餐馆前停了下来。

“快点吧您呢,今儿咱俩又晚了。”妮妮一边急忙下车一边催促着日月。

“万福源”位于长岛高级住宅区或者说是富人区,是这一带首屈一指的高档中餐馆。它紧靠一个规模巨大的购物中心,从外表看,俨然是一座仿古建筑。正面高台阶下一对仿汉白玉的石狮子,高台阶上并排四根朱红色的大粗柱子,中间两根柱子上各挂一块木匾,一边写的是“闻香下马”,另一边写的是“识味停车”。两扇朱漆大门,上方高悬一块巨匾,上写“万福源”三个大字。推门而入,一进门是一个大鲤鱼池,鲤鱼池除了有几尾快活的大红鲤鱼还有一座假山喷泉。一座仿汉白玉小石桥把客人引入就餐区,里面地毯铺地,橙黄色的灯光柔和妩媚,丝竹管乐之声飘飘入耳,雕梁画栋,壁画屏风,古朴典雅,熠熠生辉,让人有如入仙境之感。每张餐桌上的鲜花必须天天更换,侍男侍女们都身着中式服装,菜单也印刷得异常精美。

老板林先生和老板娘林太太是福建长乐人,四五十岁,白白胖

胖，早年移民来美国，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讲一口蹩脚的“福州英语”，中国人听不懂，美国人也听不懂。

日月和妮妮都在这家餐馆里打工。妮妮入读大学后，虽然延长了居留时间，可接踵而至的问题是“钱”。出国时欠的债要还，那是以老爸老妈的房子做抵押的；入学读书要交学费；衣食住行样样要花钱……于是妮妮找工找到“万福源”，做收银员的她结识了在这里做大厨的日月。在日月的眼中，妮妮虽然年轻，但有种“曾经沧海”的味道，是一个令人怜爱的女子；而日月不同于那些蓬头垢面，邋里邋遢的福州偷渡客打工仔，而是给人一种含而不露的感觉，是个理想的保护人。这两个餐馆里惟一的一对针对福州人是“外省人”的男女很快走到了一起，在缅街租了房子，步入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新同居时代”。同居到一起，一切开销都是两人分摊，实行“AA”制。几个月下来，他们已经有点难舍难分了。

今天是星期六，就餐高峰时间，餐馆里食客如云，侍者如梭。妮妮在前台收钱，招呼客人，忙得几乎乱了花容；日月在厨房里炒菜出餐，早已汗流浹背。老板老板娘也是见缝插针，哪儿忙帮哪儿。下午三点钟光景，生意稍稍停歇，老板来到厨房用带福州腔的普通话问正忙里偷闲和几个师傅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日月：

“师傅，上礼拜有客人预订今天晚上七点外送的一套一千八百八十八块的家宴，料准备好了没有？”

“都在这儿，绝误不了。”日月指着工作台上的一大堆鸡鸭鱼肉时令蔬菜点心小吃回答老板。

“好，好，你办事我放心。”老板乐颠颠地转身出去，刚到厨房门口又回头问日月：“你有车对不对？待会儿送餐的时候我的车放不下你也帮我一起送一下好不好？”好像是在征求意见，可不等日月回答他就头也不回地走出厨房。

老板出去不一会儿，妮妮一路小跑进了厨房，一撮刘海儿被汗水贴在额前。

生死纽约

SHENG SINIUYUE

“来，吃饭吃饭。”日月和师傅们招呼妮妮。一个小打杂师傅把自己的板凳让给妮妮，日月盛了一碗稀饭递给妮妮，又把一盘炒鸡蛋和一碟炸花生米推到她跟前。一边看着妮妮吃饭，师傅们一边开始哇里哇啦地讲笑话。

帮老板送外卖其实是件美差，暂时避开餐馆里的忙碌，趁开车的当儿轻松轻松。日月开着自己的“丰田佳美”跟在老板的“福特”箱式轿车后开进一片高级住宅区。日月打开车窗，贪婪地呼吸着带着一丝秋凉的空气。想起能够离开厨房一会儿而不用呼吸那里的有害气体，不禁心头一阵惬意，紧接着却是一阵心酸，能呼吸一点点新鲜空气对常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可对于在餐馆里打工的人来说竟成了一种奢侈。

太阳刚刚落山，借着一点余辉，日月左右环顾道路两边的宅院，无一不是华贵雍容，极尽精巧。单说房子，除了造价昂贵的石头房，就是全砖房。有两三层结构的楼房，也有巨大的“RANCH”（一层平房）。每栋房子的面积都有上万平方英尺，大多有两个或三个车库。前后花园里草地如茵，花团锦簇。有的庭院里还有喷泉，有仿古希腊雕塑，而房子前停放的车辆几乎全是奔驰、宝马、加长林肯等豪华车，居然还有几架直升机。

“我靠！住这儿的都他妈的是什么人呢！”日月在心里骂道。

随着老板拐上一条僻静的小马路，日月竟然听到了远方传来的阵阵涛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海腥味儿。“快到海边了。”日月心想。远远地，日月模模糊糊看到一栋三层高的大房子门前有两盏红灯，继而是一溜儿下半截是砖墙上半截是铁栏杆的院墙。老板带着日月从这家院门拐进来，开上一条小柏油路，穿过一片一两亩地大的草坪，停在房子门前，这时日月才看清，那两个红灯是两个大红灯笼。

老板和日月刚打开车门，便有一个三十六七岁上下的中国男子跑过来冲他们连说带比划，“再往前一点，绕到后面去！”他们又

生死纽约

SHENG SINYUYUE

重新发动汽车沿着小柏油路开到房子后面,在一个小门前停下来,立刻有男男女女几个人走上前来从车厢里一箱一箱地搬运食品。所有菜肴都装在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纸盒或金属盒里,近百个盒子又装了好几个大纸箱。日月抱着一个箱子一边往屋里走一边用眼角瞟着那个男子,是个眉目清秀,白白净净的看上去很文弱的人,瘦长脸,戴眼镜,身材也瘦瘦的。

“先生,请问是什么宴会呀?”日月轻声问道。

“今天是我父亲七十五岁生日。”

小门里是厨房,厨房里的人们有的准备盘碗,有的准备酒水,都甚是忙碌。日月从厨房通过开放窗口向大厅里张望,这个大客厅足有一个排球场大小,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巨大的落地窗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屋顶上硕大的多层水晶灯富丽堂皇,光彩夺目。大厅里红男绿女,筹光交错,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谁是老寿星?是那个胖老头还是那个瘦老头?可能是那个胖老头。因为他的椅子背上拴着气球。他身边的那个女的是他老婆还是他女儿?”日月正看得发呆,刚才那个男子拿着一沓子钞票走过来:“结账!”一听这话,林老板像刚被减压的弹簧,一下子蹦到那人面前:“我来!”

“这是餐费,一千八百八十八,您点清楚。这是给师傅们的小费,三百整,厨房师傅都有份。”林老板“稀里哗啦”数完钱一抬头,脸上笑开了花:“好!好!谢谢!谢谢!以后还请多多关照!”“三百块小费?按规矩,老板是不拿小费的,厨房里两个大厨,应当拿大头,还有七八个师傅,怎么分由老板去定吧。”日月琢磨着走到车前,老板拽了他一把:“日月,你是大厨又送餐,这是我能看得起你,别人就算了。快点回去吧,店里还忙着呢。”说着,老板把一张钞票塞到日月手中,就“滋溜”一下钻进他自己的车里发动汽车开走了。日月低头一看,差点儿把肺气炸了:五块钱!“我操你妈!呸!”日月朝老板的汽车屁股吐了一口吐沫,扬起手要撕那张钞票,又停住了:“他妈的,不要白不要!不过这个仇我非报不可!我是打工仔,可不

生死纽约

SHENG SINYUE

是要饭的！”日月发动汽车，一出院子，就加大油门，直追老板的“福特”，快追上的时候，又一加速，“轰”的一声，猛然超车而过。

一回餐馆，日月就闷声不响地干活，阴沉着脸，咬着后槽牙，切鸡切肉的时候刀把案板剁得“咚咚”山响，瞧那架势，要把案板也一块儿劈开；炒菜的时候把炒锅炒勺抖得“叮当叮当”，震得人两耳“嗡嗡”乱响。周围的师傅们一看这情景，心中自然明白八九分，谁也不敢多一句嘴，都埋头干自己的活。

打烊收工了，一餐馆的人都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日月端着自己和妮妮的饭菜在靠近收银台的一张桌子旁坐下，一边吃饭一边等着妮妮，妮妮正和老板核对账目。忽然“咣当”一声门响，老板的儿子林少手拿一瓶啤酒大摇大摆地晃进门。林少不过二十五六岁，披肩的头发染得五颜六色，像只杂毛鹦鹉，宽松的粗线毛衣和肥大的迷彩裤套在他由于长年吸毒而骨瘦如柴的身体上，右耳垂上的大耳环和脖子上几条黄黄白白真真假假的项链随着他一步三晃地荡来荡去。

林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儿，东瞧瞧西看看，瞥了一眼日月，就踱到收银台前，先在他老爸身边靠了两下，又转到妮妮身边。“妮妮姐姐，忙不忙啊？累不累呀？”此时的日月，虽然还一口接一口地吃饭，可眼角的余光一直聚焦在妮妮和林少这边。“妮妮姐姐，用不用我帮你呀？”林少一边说一边眯缝起色迷迷的小眼睛往妮妮胸前靠，妮妮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不用不用。”“来来来，我帮你数钱。”话音未落，林少一把抓住了妮妮的手。此时，不光日月，全餐馆的人都回过头来向这边张望。“你想干吗？”妮妮用力挣脱着。

“你他妈的快给我放手！”“银铛”一声，日月摔掉碗筷，一个箭步冲过来，指着林少的鼻子尖儿一字一顿地说：“你给我放手！”“我就是不放，你能把我怎么样？她是你老婆？你是她老公？你摸得我就摸不得……”林少话音未落，全餐馆的人就听得“砰”的一声，只见林少的身体平着飞出去一丈开外，“稀里哗啦”！“砰”！先摔到一

生死纽约

SHENG SINIUYUE

张桌子上又翻滚到地上，花瓶、酱油瓶和调料瓶散翻了一地，还倒了四五张椅子。再看林少，口鼻冒血，啤酒瓶早已不知飞到哪里，躺在地上“哎哟哎哟”疼得龇牙咧嘴爬不起来了。

“好！该打！”大家在心里叫好。“哎，哎！日月师傅呀，你有话好好说，何必打人呢？”一直装聋作哑的老板终于说话了。“你现在说话了！早干吗来着？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你养出来的浑蛋王八蛋儿子怎么有话好好说？”日月怒睁着双眼要吃人：“给我们俩结账！明天不来了！不做了！”

2

日月和妮妮双双从“万福源”辞工，在家里闷了好几天。就在这几天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日月做了好几遍相同的梦。他梦见小时候的自己，又回到北京，回到曾住过的小四合院，在蒙蒙细雨中找妈妈。是的，那的确是一个雨天……

七十年代末一个深秋的下午，北京的天灰蒙蒙，阴沉沉的，下着冷冷的细雨。在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胡同里，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门口，停着一辆小轿车，前排坐着司机，后排坐着一个年过半百，鬓角花白的男子，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身穿当时内地很少见的西装，还系着领带。从院子里一间狭小破旧的屋子里，传出“乒乒乓乓”翻箱倒柜的声音和混杂着小男孩啼哭的一对男女的吵闹声。

“你就这么狠心！不看在我们结婚十几年的情分上，也要看在孩子的分上。”男子的声音充满了哀求。

“情分？谁跟你有情分？”女人那声嘶力竭的声音带着满腔的仇恨。她一边说，一边从墙上的一个镜框里取出一张照片，“嘶啦”一

生死纽约

SHENG SINIUYUE

扯两半，把一半放进衣箱，剩下的一半又扔回到桌上。

“妈妈，您不要我了？妈妈，您要去哪？”小男孩拽着女人的衣角在呜咽。

“孩子，别怪妈心狠。你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要恨就恨想当年那世道！”话音未落，妈妈，一个三十来岁的俊美少妇提着一只皮箱推门而出，头也不回地钻进小轿车，坐在那个年过半百的男子身边。

“去机场。”随着老先生一声吩咐，小轿车驶进绵绵秋雨。

少妇紧咬着抖动的下唇，左嘴角边的一小颗红痣格外醒目。她泪眼婆娑地回头望去，只见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从院子里跑出来，“妈妈！妈妈！”他追了几步，继而站在雨中；这小男孩的身影在少妇的视线中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一个黑点儿……

“妈妈！妈妈！”日月一声声地呼唤着，忽然又一下子来到他曾经送餐过去的那个大宅院。在豪华的大厅里，在人头攒动的人群中，他依然呼唤着“妈妈！妈妈！”很多个寂静的夜晚，他就是在这一声声呼唤中醒来。

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梦呢？日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潜意识里究竟隐藏着些什么。

这天，妮妮刚好没课，吃过早点就和日月一道出来逛街。

“连着好几天没打工，都长懒筋了。”日月搂着妮妮的肩膀东张西望地走在法拉盛的大街上。

“今儿个天儿真好，咱去曼哈顿中心岛吧，我好久没去了。”

“就依你。”两人来到缅街地铁站。

缅街地铁站，虽在美国，却是琉璃瓦盖顶，古香古色，完全是中国式建筑。地铁站周围洋溢着活鱼鲜虾的腥味儿，烤鸭卤肉的香味儿，煎锅贴的“滋滋”声，和不绝于耳的小贩们的叫卖声。

纽约的地铁，堪称一大奇观，有上百年的历史，一会儿地下，一会儿地上，一会儿又从楼丛中飞过。有的地段已经破败得七零八

生死纽约

SHENG SINIUYUE

落，被一些喜欢无事生非的小痞子用油漆涂写了各种光怪陆离的图案，有些根本就是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

日月和妮妮首先来到中央公园。中央公园有一百多年历史，占地面积八百四十公顷，本来只是一片沼泽地，有两位建筑师原本只想在这里设计修建一个避难所，当纽约遭遇诸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时为纽约市民提供一个避难的场所。可经过一百多年的不断翻新和增扩，已经成为了集休闲、娱乐、观光于一体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水乳交融的旅游胜地。公园里森林、花园、湖泊、小溪、喷泉以及很多世界著名的雕塑和千姿百态的建筑星罗棋布，奇花异草、珍禽猛兽数不胜数，一年四季都吸引着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是纽约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点之一。除了供游人参观，还有游泳池、滑冰场、钓鱼区以及驯马场等供游人娱乐。中央公园不仅是一处旅游观光地，更是一个民间团体举行集会的地方。每年，许许多多的美国乃至世界的民间组织都要在这里集会，一些著名人士还要发表演说，这也是中央公园之所以闻名全球的原因。

从中央公园出来，日月和妮妮走上了第五大道。在纽约，没有比第五大道更能展示金钱和财富的力量了。著名的高档百货店有“劳德和泰勒”、“萨克斯的第五大道”、“卡铁尔”、“福特诺夫”，“川普塔”、“波尔格道夫古德曼”等，珠宝店有陈年老店“第凡内”，吃的有一般人不敢问津的名流出入的“彩虹屋”，住有五星级的大酒店“皮尔”和“大广潮”等。雄奇挺拔的“帝国大厦”和气势磅礴的“洛克菲勒中心”也都在这条街上。洛克菲勒中心，顾名思义，是洛克菲勒家族资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富丽堂皇的露天广场充分体现了洛克菲勒家族曾经的辉煌。它的建筑模式和装修风格已经成为城市规划 and 设计的样板。

帝国大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百老汇大道，美利坚大道，自由女神像，联合国大厦……日月、妮妮走马观花，一刻不停，中午只在路上买了个汉堡包充饥。当夜幕降临，华灯齐放，纽约又换了一副

生死纽约

SHENG SINIUYUE

面孔，犹如一座用水晶钻石堆砌的城市，真可谓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纽约，难以描述的城市，诸如最大最好等等此类的词汇在纽约这座在美国乃至世界最受欢迎的城市面前，都会苍白无力。庞大的人口，快节奏的生活和钢筋水泥的森林常常令人眼花缭乱。纽约，更是民族的熔炉，巴西人，中国人，德国人，以色列人，意大利人，韩国人，墨西哥人，波兰人，俄国人，南非人，越南人……都成为“美国文化”这口大锅里的美味添加剂。

纽约，你为多少人编织梦想，让他们雄心万丈；纽约，你又毁灭了多少人的梦想，让他们疯癫痴狂！

一天的游览结束了，日月、妮妮拖着疲惫的身体但却愉快的心情回到了住所，一开地下室的门，一阵炒菜做饭的香味儿迎面扑来，地下室狭小的过厅中央摆着一张桌子，围着桌子坐着男男女女好几个人，从一间大开着门的房间里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是大陆流行歌曲《九月九的酒》。是日月、妮妮的邻居和他们的朋友在聚餐。

“来来来，正好，一块儿吃，一块儿吃。平时我们也没少麻烦你们俩。别客气，一块儿吃。”一看日月、妮妮进门，邻居阿俊热情地招呼他们。阿俊是上海人，四十来岁，到美国三年多了，一直在餐馆里当洗碗工。

“你们这是搞什么名堂？谁过生日？”妮妮不解地问。

“哎，名堂倒是有，不是什么好听的名堂，而是有点荒唐。”阿俊搂了一把坐在他身边的和他同居的来自沈阳的女朋友小张，把脑门顶在她的脸上又说：“亲爱的，要不要我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吧，今天是我们的分手宴。”

“分手宴？”朋友们立刻安静了下来。

“是的，分手宴，因为小张的老公要来了，我们就得分手了。”阿俊此时已有几分醉意，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一条一条地暴出来。阿俊和小张在大陆都是有家室的人，来美国后，孤苦伶仃，举目

生死纽约

SHENG SINIUYUE

无亲,在打工时相识随即同居。这种模式的临时家庭在美国遍地可拾,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两人事先讲好,只是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在经济、感情上都相互独立,一旦一方想结束或某一方的家属来美,这个临时家庭便宣告瓦解。经阿俊一说,大家明白了,是小张的丈夫要来美国,所以她和阿俊两个要分开了。

“来,阿俊大哥,我敬你一杯,感谢你这一年多对我的关照。”小张端起一杯酒递到阿俊面前。

“好,小张妹子,我喝!”阿俊接过酒杯一饮而尽,腮边的两行眼泪在灯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周围的人们也禁不住鼻子发酸。

阿俊、小张和许许多多来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有的是下岗职工,有的是为了赶潮流,都花大价钱做假材料偷渡来美国淘金。人,是有七情六欲,有感情的动物,有生理心理上多方面的需求。在美国,像日月、妮妮、阿俊和小张这样的很多中国人,在餐馆做苦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作为人的欲望已经被遏制到了最低点,活得不再像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个活死人。阿俊和小张真的没感情没爱情?真的就那么放得下吗?他们的心已经被生活磨出了老茧。

“阿俊,你们俩谁搬走呀?”一个朋友问。

“当然是我,人家两口子要团聚,我单身一个,四海为家。”阿俊说这话时分外黯然。

午夜时分,这场在强颜欢笑的掩盖下藏着无限悲凉的聚会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中郁郁而散。几天后,小张的丈夫来了,四周的人都用若无其事的目光注视这对久别的夫妻,小张也装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生活就这样麻木不仁的继续。

这天下午,四五点钟光景,日月在社区大学的停车场等着妮妮下课接她回家。他坐在车里一边抽烟一边随意翻看着一份《世界日报》,时不时抬头扫一眼两栋教学楼之间的小马路。突然几个熟悉

生死纽约

SHENG SINIUYUE

的身影进入他的视线：“那不是林少和他那帮小混混儿吗？他们干吗来了？是不是要找妮妮的麻烦？”日月正盯着这几个人看，只见从不远处摇摇晃晃过来一辆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男孩，浓密的黑头发盖住了眉毛，衣着考究，面容沉静，怀里抱着一个黑色公文包。他正向停车场方向慢慢悠悠地摇来。

正闲得无聊的林少一眼看到了这个人，眼珠转了几转，和他身边的几个小混混耳语了几句，就带着一脸挑衅的表情站到轮椅前，挡住了那人的去路。轮椅向左移，林少也向左移，轮椅向右移，林少也向右移，一群小混混儿在旁边嬉笑。旁人一看就知道，是林少要滋事。

“你想干什么？”轮椅上的男孩讲的是地道的中文。

“呀，这个坐轮椅的也是中国人。”日月心想。

“请让开！要不我报警。”轮椅上的人说着从皮包里掏出一个手机。

“报警？和你解解闷也至于报警吗？哎哟！瞧，他戴的还是‘劳力士’呢！快看 he 手上的钻石戒指，他这颗钻戒可不小呀！”林少说完劈手抢过那人的手机一下扔出老远，银灰色的手机在柏油路上“哧溜溜”打着转滑到日月的车前。林少和几个混混儿一拥而上，“咣当”掀翻了轮椅，有的摘‘劳力士’手表，有的撸钻戒，有的打开公文包，把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救命啊！救命啊！警察！警察！”轮椅上的男孩躺在地上一边挣扎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

“住手！”日月憋足了一口气，一声大喝从车里跳出来，连车门都没来得及关，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这群人中间。“光天化日你们要打劫？”林少一听声音，扭过脸来。“哟！是日月师傅！”林少和混混儿们停下了手里的事儿，朝日月围了上来。“真是冤家路窄！你从我家餐馆走了，我正愁找不着你呢！你上次打我那拳我还没让你还，今天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他是你什么人呀？你老爸？你儿子？还是你爷爷？”林少“爷爷”两字还没出口，日月早已怒火中烧，朝林少